

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毛詩餘義自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詩之用廣矣其於盛衰興廢得失之原徵之人事準之世變其詞婉其義深夫子蓋刪而述之以垂經世之大用變雅詩人涵濡文武之教澤感念時政之日非推論本原究知其情狀斟酌體要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君子讀之悲憂奮發不能自己嵩燾自嶺南歸左右自隨者僅有毛詩訓故傳舟中苦熱諷誦

吟哦卽其詞以求其義因其時而測其變頗有所發明以諗當世賢人君子知取則焉

書中庸章句質疑後

右中庸章句質疑大端一依章句而辨證其所疑朱子表章中庸之功至矣漢以來儒者傳注旨趣各不同實始折衷而會歸於一此由其踐履體驗之餘默契於心自成條理其於理道之淵微文辭之曲折若傾家積而會計之以與經旨相印證者夫聖人之言賢人傳之而固不能無異同子思親受聖人之傳千有餘年而後程朱氏興朱子於此一循程子之說以徐觀其會通由其

傳之也遠則於所私淑而體味之有得者爲能近取而資之深誠慎之也嵩燾於朱子之學無能窺見萬一顧

竊疑章句之書求之過密

如謂十二章以上承費隱言二十一下承天道人道

言之類析之過紛如謂戒慎恐懼致中以位天地慎獨致其分言以其等言之類和以育萬物及生安學利困勉三者以

更涉世變參考人事恍然有悟知仁勇三

達德之旨卽體以爲用隨所得淺深而莫能外而益疑

章句薄視勇字之非經旨

如不賴勇而裕如及困而知勉而行者勇之事也及三近

者勇之次也之類沈潛反覆十載於茲乃於子思立言之旨粗

有證明獨憾生朱子後七百年無從執經一質所疑稍取區區所見附之章句之後期以發明經旨使承學之

士取擇焉

重刻李中丞遺集跋後

中丞劉公謀重刻李瀛仙先生遺集以屬嵩燾校定爲
稍第其篇目芟其繁複彙次爲三卷先生爲政一本愛
人溫惠慈良自然愾於人心爲詩文求適意而已一不
用以爲名無有嶄絕奇異可驚喜者然其於家庭骨肉
之交君國之際纏綿往復其心常若有餘所爲今體詩
往往類唐白文公長慶集之爲蓋深於情者也嵩燾竊
有疑者先生生極盛之時上被 聖明知遇言足以達
其志行足以慊其心又其時中外當事任者蓄道德能

文章有師友見聞之益宜若可以肆志而忘憂者而先生思念田園之樂永懷不忘視其功名事業之成否舉無足繫其心而若惄然不可終日漫興一詩尤懷交道陵夷之感豈仕宦固不可爲而朋友交際之難雖盛世賢者固亦有不可恃耶讀先生之文以求先生之心其感歎歔歎又烏能自己也

潘伯寅直廬唱和詩跋

伯寅侍郎見示直廬唱和詩起癸酉十一月訖甲戌十二月其詩多寄興益梅感歎流連意餘於詞蓋猶寓李空同氏悲歌泣孝宗之旨侍郎自咸豐丙辰以翰林院

侍讀入直南齋至是三十年矣當乾隆盛時天子崇尚文學南齋唱和無虛日入直者多至宰輔清貴無與比焉自頃數十年祁文端師歷官宰相沈文忠歷官尚書皆直南齋二十餘年以學問文章名天下侍郎年益富名益高積二十年始至侍郎以科場磨勘陞戶部議毅皇帝知其枉復命以編修入直恩遇之隆視前賢或過之而一官偃蹇不得發撫二十年中兩遭鼎湖之變更寇亂倉皇悼痛有不能自勝者未嘗不歎侍郎受恩之渥而遭時之窮也嵩燾陪直南齋二年與侍郎追談乾隆時盛事相與感慨係之今者人才之盛

唱和之勤視往昔無多讓顧念人事之悠悠變故之紛
紜嵩壽讀是詩愴然以思愀然以悲無能自己況侍郎
之躬厯其境者耶名位之遭際不足論也而如侍郎志
節才望當乾隆之盛其樹立必已多蓋又不能無世運
升降之感也矣

冒小山枕戈錄跋

冒小山通守以官乳源時所治公牘文告及詠懷碑記
之作編爲二卷題曰枕戈錄蓋其尊人春山先生故令
乳源討羅坑亂民戕焉手加刃者邱何也事平邱何負
緣爲縣役君兄哲齋副轉令番禺廉得其實至是君復

攝乳源事乃捕邱何並其黨五人誅之距春山先生死
事時十有七年矣君兄弟枕戈以求報父仇劬勞隱忍
厯久以有成蓋其難也君旣誅邱何等乳源之人積憤
於邱何而快君之爲能攘除兇憝以蘇民困又益懾君
之威無敢阻遏君令者用是政化大行姦貪屏息賦役
以時觀君所條示以與民約養之教之董而正之今世
無有也於古循吏之爲或庶幾焉而一以枕戈爲義蓋
忠孝之積於心而沛然以施於有政視士民之感激歌
吟無足介吾意而徒幸父仇之藉手以報復吾以是壯
君之志業而益悲其心也 國家用法仁恕曠越前古

歷時久而姑息因循中於士大夫之心乃遂寬縱有罪縱使爲厲於民莫之禁遏以馴至於大亂有能討兇惡之民正其罪誅之而遂戴之爲慈父母矣使夫爲民父母者用刑殺以取民之悅此亦古今之變也而惟不忍人之相戕俾一格於律令以養人心之仁而殺人以爲暴者無能逞焉乃推吾仁以逮及有罪而日移其爲暴之心求逞志於良民民氣鬱而不揚而從亂滋甚視吾民之自爲暴以相殺又豈國家之律令然哉周禮復仇之說其義詳於戴記蓋三代之遺也其時各君其國各私其刑賞王者有不能行之於諸侯故聽民自相仇以

濟王政之窮昌黎河東柳氏復仇之議非周官本意也
憤於有司者不能爲民理其平有激而云然也邱何身
犯大逆十餘年無能捕而戮之君幸能自復仇已足多
矣而其事爲申 國家之法令以討有罪以君之私則
復仇爲重以天下之公則 國家所期於夏有司之事
未有急於是者也世但多君之復仇而於君治行卓卓
罔能究其本末嵩燾以是推論之俾司民牧者知所勉
焉

跋黃德堂脩竹堂記後

黃德堂司馬以道州何子貞先生所譏脩竹堂記屬跋

其後蓋自其母蔣太宜人守節撫孤劬勞教誨茹荼若甘以訖於成於此堂乎基之而終見其子之賢樹立偉揚太夫人之名於朝顯榮衰大以隆其報亦於此堂乎成之昔歐陽公爲韓公畫錦堂記值韓公貴盛時榮其一時之遇而終以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相勸勉德堂謁選京師當出爲縣令其官有崇卑而遇有顯晦然其爲澤之被而功之施則同也夫榮於一家一身者有限而澤於天下無窮德堂將揚其母之施以達之一縣積漸以延於一郡若一行省無以爲一身之榮而曰吾母之劬勞教誨將有其大者遠者使吾之澤在人而吾

母之心固甚慰而名固亦甚遠也則此脩竹堂也其不
益光且顯耶

跋吳南屏鶴茗堂記後

近歲南屏老人因其弟退盦舊所建君山九江樓益飾
以寺觀亭堂之屬擇山勝處爲之於是君山之勝甲吾
楚江以南名刹無以遠過此鶴茗堂其一也今讀所爲
記惻然閔寺僧供茶之苦思所以拯救之而以望之來
遊者唐孫可之書何易于開成會昌間詔重茶榷易于
剗去詔書焚之不爲下觀察使以易于挺身爲民亦不
問也是時唐政稗亂已甚而猶有是安知今日必無賢

令尹者起而行之而上官亦遂嘉而許之乎南屏今世之高尚者而惓惓當世利病雖小而不遺然則所爲游觀之美其尚有得於湖山風月煙水之外者夫

書龍禹門蘇秦論後

太史公蘇秦傳稱其知有過人者而以爲張儀之行甚於蘇秦而秦獨蒙惡聲由儀震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史公優蘇秦而紬張儀兩傳中反覆言之亦以蘇秦合從之說爲當時要務心契其言也文以管仲之攘楚蘇秦之拒秦相提並較確是正論自宋以來蘇氏之論六國實守此義史公論蘇秦謂其學長於權變豈惟

蘇秦遊說然哉戰國之君一皆習於權變是以蘇秦合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而齊魏急起敗約以權變相濟爲用未有能守者也蘇秦始出本在用秦秦不能用乃始爲合從之說以遊趙其力固不足敵秦矣而又激怒張儀入秦以證其言豈惟其心與管仲異所處之時亦異也通觀蘇秦之始終而知明允之權書潁濱之六國論皆未究知當日之情事者也

跋彭麗生書蔣載林追尊定陶濮興獻議後

追崇之禮始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亦以周有天下之規模實始自太王也是以兩漢開基未聞追崇之典隋

唐以後其禮特隆至宋而人臣一命之榮皆得贈封其
祖父古今異宜原不能概以三代之典禮施之後代其
截然不可易者四廟之制非私親所能上于天子有繼
統無繼宗戴記大傳之文詳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庶子王者卽宋英宗明世
宗之以外藩繼統者也自漢以來治經者多能爲其精
而不能爲其通宋明兩朝諸儒之辨爭多可笑者其原
亦由康成之注禮於庶子王已誤解無能發明其義矣
今世出繼之子例得追封其本生天子雖尊獨非人子
乎苟明此義一切紛紛之議論皆可從刪矣

書李生閨訓後

老友李縵卿以其次子閨訓遺箸見示蓋其初娶時所錄以爲刑于之基者也其拳拳於孝友惇睦之誼節儉之風而尤以自重爲義所謂婦德者盡此而已而防微杜漸舉世人所陷溺沈錮莫知其非者一一遏其流而發其覆豈徒以敎家哉士大夫立身制行得失之機賢愚之分未有不由於是者也而當其爲閨訓時年甫及冠初應試爲弟子員生質之美學道之有得於心求之今日蓋尤難之而遽奄忽以死其妻亦幸成其志以死覽其文而悲其用心之勤又益以歎夫天之生夫人也

不幸而早死以不得觀其成又豈獨李氏之私痛已也
鄭母陳夫人家傳跋後

陶齋鄭君出示其母鄭夫人家傳烏程施君文也敘事
簡老會稽趙君爲之書趙君以書名當世善爲波折而
含隸意似宋人張卽之其源固出於北海可傳也夫人
年不及中歲劬勞睂勉以勤其家而善贊其夫以應人
急難不勸其德之豐而所厯之境之悴有足感人者其
年又不長以食報子孫固宜陶齋斐然溫雅喜賓接文
士赴朋友之急若營其身之私必措之安完乃已君子
之處世求有益於人人與人相比而仁之道立焉夫人

之賢其知之矣若陶齋者亦豈非所謂賢豪君子人耶
德範詞源冊跋後

乾隆三十年尹文端公自江南入相隨園繪存其像及
其畱別詩爲一冊時莊滋圃先生方撫吳是冬亦內召
爲跋其後並繪像於冊其後嘉慶四年冊歸文端公子
雨林將軍王夢樓先生爲署冊端曰德範詞源將軍以
傳其弟蕉園中丞又十四年癸酉中丞官蘇藩補繪隨
園及夢樓先生二像續又繪孫淵如張問陶查丙堂三
先生像而自以其小像附焉咸豐六年蘭岩觀察得此
冊京師求得祁文端師一詩珍藏之又十有六年嵩齋

至長沙見此冊從觀察丐得俾老友汪嘯霞鉤摹上石
並附刻觀察及嵩燾二像當乾隆盛時隨園與文端公
江南文酒之讌至今猶想見其遺風厯四十八年一時
尊宿名德若王夢樓孫淵如張船山諸先生得竝留像
其間使人彷彿其儀容興尙友之思賴觀察之能收藏
而嵩燾爲發其議得摹刻以傳兩者例得廁名其後
蓋距文端公去江南之日一百十有八年矣流傳久而
嚮慕者將愈深王右軍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覽
斯冊者其益有感於吾文也夫時同治十有一年壬申

春二月

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隸釋載漢廣陵屬國侯夫人碑世無傳本婦人碑銘見之石刻拓本以江氏所得此碑稱首隸法稍變漢人之遒緊而爲駿爽乾嘉諸老輩考證最詳朱朗齋氏定八年爲秦始八年武虛谷氏定孫父爲魏侍中孫邕其說確不可易而於任城稱太守據後漢郡國志晉書地志及魏書任城王彰傳以爲任城王國宜云內史則猶考之未審後漢書光武十三傳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封東平王忠弟尚爲任城王食任城亢父樊三縣魏黃初三年立鄖陵公彰爲任城王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

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而彭城王傳稱黃初五年
詔改封諸王爲縣王明帝紀又稱太和六年詔改封諸
侯王皆以郡爲國任城本東平屬縣旣立國而食三縣
魏文帝以猜忌削諸王國邑乃有縣王之稱是任城仍
爲縣隸東平至明帝復以郡爲國而食五縣則又增加
二縣而地志未詳晉立任城國一仍魏制削所加縣晉
書任城王陵傳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轉封任城王
是以武氏暨洪稚存氏李墨莊氏方半棻氏竝疑任城
未嘗以郡名而謂太守亦王國通稱考晉書武帝紀泰
始元年封皇從叔陵爲北海王咸甯三年徙封北海王

陵爲任城王泰始建號十年至咸甯三年晉氏立國已
十三年自漢以來凡侯國皆爲縣凡王國皆爲郡此十
三年中任城爲郡宜矣任城王陵傳三年上脫咸甯二
字證之本紀自明諸老未詳考耳碑云聞爲吏部尚書
多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之不疑必不忘君旣而果舉君
爲侍中此與魏志盧毓傳適合毓傳云入爲侍中旋以
毓爲吏部尚書使自選代毓舉阮武孫邕武帝於是用
邕邕三爲侍中由毓選代也聞下泐三字當爲聞盧毓
擢爲吏部尚書而字畫繁簡不類諦審之似是聞子家
方爲吏部尚書子家毓字也魏志謂盧毓自選代而碑

謂其舉邕侍中而夫人早度及之知盧毓與孫邕雅故
相招引各就其所見知爲言卽此一事也武氏並據吏
部尚書爲邕所蒞官誤矣此皆明著之史傳爲諸老所
未審伯嶧出示其家藏因更一補訂之

再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後

予旣爲伯嶧跋所藏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碑字疑義
六略爲疏證黃氏釋文金石志已著錄又更厯諸老輩
審定趙味辛氏何子貞氏補訂尤多何氏於文義精審
獨至嵩燾所見亦時稍有異同其先與齊同姓先字左
旁形跡尙可辨純靜不二二字甚明顯昔臧武仲先犯

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乃犯尊而蒙優詔正以辭魏文帝之命爲犯尊也作不犯尊者誤此爲同寮故夫人啓告啓字形跡宛然而告字模糊孤直直字上橫十作𠂇者裂文直下一字泐再下容字略可辨以文義求之宜當爲孤直不容有見机意假机爲機字體宛然與下夫人止父令畱緊相接黃氏釋文作宜洪氏審定作寡於文皆不可通先帝舊臣舉之不疑疑字尙可辨作絕者誤次第有常度洪氏校出一次字趙氏校出一美字次下第字宛然度上常字中直已泐作美者誤相帥孝友友字一畫尙存齊肅之訓齊字左旁尙完好作不者誤

乃發歎曰是發字非爲字諦審碑文乃字不誤何氏謂
其嗣子歎詞非乃爲字不知文義自上嗣子迅追惟云
云直貫至齊肅之訓乃因以發歎也於是乃追而述之
述字甚明顯皆所宜補正者玩銘辭忉忉遺疏辟踊靡
及何以告哀之文則此碑文嗣子迅所述也故於夫人
之父及夫皆不名諸老考證皆未及之要皆可以文義
推測而知者也

跋歐陽伯元李少溫三壇記

唐人多工篆法而李監陽冰名最著亦常自負李斯以
下一人然其書多雜隸文俗體其篆字統三十卷偶以

隸體於篆文時有出入不盡合六書之義歐陽伯元自少工篆隸研精六書之學得陽冰三墳記舊拓本臨摹一通能得其嚴整遒逸之趣而於藝不从艸於引不从已亦稍寓拔正之意因攷陽冰所書搘先塋記三墳記竝刻於大厯二年其卜葬鳳栖原竝云歲攝提格是當在寶應元年壬寅也記云乃貞陽卜而祔大墳卽謂所搘鳳栖原之墳李季卿旣爲搘先塋記以表其父之墓又爲三墳記以紀其諸兄仕履行實兩碑皆出邵權名搘先塋記云建塋霸陵此記云霸陵故塋葬不違禁害于而家其搘葬一皆邵權主之是其前葬是否祔霸陵

不可知而此三墳之爲祔葬鳳栖原則無疑也王良常氏據爲前後二事恐非此記稱陽冰書搘先塋記稱從子陽冰書則陽冰爲先侍郎從子於曜卿等則兄弟行也王良常以三墳記爲從子陽冰篆書亦誤因跋伯元此書附著之如此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劉餗嘉話錄蘭亭敘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賜太子諸王而何延之蘭亭始末記稱太宗命湯普澈馮承素諸葛貞趙模各臨搨以賜近臣當時褚遂良歐陽詢各有臨搨世遂以定武本爲歐臨潁上本爲褚臨是世

所傳蘭亭皆臨本也然自隋開皇間蘭亭已有刻本太宗始求得其真蹟而不言刻石何時疑貞觀十年搨賜之本卽太宗所得蘭亭真蹟勒之石者諸臣名能書皆有搨本有臨本而何子楚謂歐陽詢搨本爲奪真勒石禁中蓋又別本也是自蘭亭初出時已有三本而諸臣臨本歐褚爲最著孫氏間者軒帖考稱歐陽墨蹟世不傳嘉興項氏舊有褚臨本又有大中祥符中蘇耆藏本米老所謂三本之一也又有賜高士廉絹本藏江南顧氏皆褚摹真蹟然則褚書流傳於世亦有三本而收藏家源流皆可推溯而知之宋元以來臨本又數百家而

米襄陽趙吳興最著又有米摹褚本宋理宗所收至一百一十七刻刻非一石刻石者亦非一家書元大德間錢塘錢氏刻十種蘭亭筆法各別亦不能定其爲何人之臨本矣孫氏所錄褚本凡三其佳者大率襄陽書也果仙所藏褚臨蘭亭本據方方素一跋當卽蘇耆所藏本紙墨極舊而筆法收斂不類褚書之矯變疑元人所臨而託之褚書以炫世者然其精神意趣猶奕奕然具有生氣固亦非今世人所能擬似也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唐世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尤工書時人宗

其書跡自後罕繼者而虞世南傳謂其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有唐一代書法智永實開之先而吾湘人最重懷素書拓本盛行於時世謂張長史草聖今傳者不逮懷素遠甚自後名僧間出而鮮以工書聞者寄凡上人袁輯元明以來諸僧法書得數十家積數年資力泐之石國初諸尊宿爲前明遺老隱於僧者所收存爲多往讀昌黎高閑上人序稱其書比張旭閑書固不傳賴昌黎是文使閑名與旭並重寄凡既輯諸僧書刊而傳之又求當世能文者記之使高閑當日有若一寄凡者其書必且大顯明僧有古今禪藻集之刻表章僧詩

爲盛寄凡之爲此其用心尤勤而爲功尤鉅僧門六藝之傳其遂將以是爲法派哉

跋吳稱三所藏徐星伯收輯諸家尺牘冊

漢魏碑皆隸書今體書惟施之尺牘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魏志胡昭鍾繇邯鄲淳衛顓韋誕善史書尺牘之跡爲時楷則今所傳魏晉人法帖其源實肇於兩漢歐陽公集古錄所謂法帖者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其初皆非用意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典冊何嘗用此故夫魏晉人尺牘之妙正在無意間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十六

而文亦特淵古大興徐星伯先生所藏諸家尺牘若李氏申耆魏氏默深商訂地學羅氏茗香治算經包氏慎伯沈氏子敦宋氏于庭於經史雜學時有考證要皆以無意出之性情意趣自然具見其書與文可玩味誠不逮古人而持論必徵諸實隨事指陳有可想見國朝一家之學爲古人所不逮者稱三學博得此冊藏之凡諸君所爲書札初非有待人世今日之傳而傳之久益重更厯久遠安知不有好事者因學博之藏輯之爲十八帖天下事無意而流傳久盛若此類者蓋可思也然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跋王君豫所藏黃九煙爲王山長書人在綠山手幘
黃景虞本湘潭周氏從官江南養於黃氏遂冒其姓崇
禎中官主事不終職歸葬其親返湘潭曰秣陵者從其
仕履江南籍也癸未爲崇禎之十六年王山長先生舉
康熙十八年鴻博科行輩後景虞其以王子晉相況知
是時年尙少也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官澄海知縣七夕
得巨木海中曰靈槎也作靈槎賦用其木爲樓額曰浮
槎其後澄海人卽祀之槎中觀景虞書中想見先生清
超曠遠有自來也邑人羅不生得此書以歸君豫君豫
爲先生支裔意甚重之景虞自少有書名潭人輯自其

七歲所爲書刻之名周郎帖而隸法罕傳是書當兵戈擾攘之時展轉流傳歷二百餘年仍爲王氏所藏亦潭中一佳話也君豫因屬書其後以志之

日本鄭永甯譯侍讀學士福羽美靜鑑古鐘說跋後
鄭氏譯古鐘說凡八圖爲鐘者六皆出自土間以唐時
紀載類此名曰寶鐸相沿謂之鐸鄭氏据屋代翁說謂
之扁鐘其高尺許或至五尺形微扁有乳有帶鏤爲文
其上有懸旋而無舌無柄不爲鐸明矣因考周禮鳬氏
爲鐘兩欒謂之銑鄭注鐘口兩角說文亦曰鐘兩角謂
之銑云兩角是古鐘皆扁也孔氏疏云應律之鐘不圜

故有兩角應律之鐘卽磬師所擊之編鐘也質小編而懸之以協十二律然古鐘無不應律者春秋傳景王鑄無射之鐘隨其質大小而皆可以律協之是以其制各異而微近扁古鐘皆然也屋代氏之言允矣鄭氏精博好古爲譯而傳之證之周官書而益知其信而有徵也意城書刻家集跋後

少時侍先光祿公與惺齋廣文高杜亭太學及陳莘田丈以詩唱和或一日數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遊提詩以歸已而盡屏去不自收拾嵩巒亦懵然不知其可寶貴也稍長見大父遺蹟及叔祖葵臣公詩則知珍惜

矣而光祿公尤喜誦本生大父遺句以爲超逸過人亦頗手錄之成帙旣以人事奔走又更兵亂轉徙流離遺失無存吾弟意城稍有錄藏顧獨完以是遺澤之僅存也懼久而有湮佚乃手書刊之嗚呼飲杯棬而淒惻增唏謂猶先人之遺也況聲容意趣之存於文字間者耶吾兄弟庶幸寶藏之以貽後之人

跋亡兒遺稿後

咸豐八年余以翰林入直南齋寓居海淀澄懷園直廬故名食筍齋祁文端師爲署書其後歸自粵東所居左偏有竹千竿治隙地爲齋取文端師書揭之亡兒讀書

其中意甚樂其清幽也書畫小章皆用食筍齋爲名所
錄存詩數十篇其餘殘稿零落爲稍搜次之得詩二卷
題曰食筍齋從亡兒志也亡兒年二十書畫篆隸下至
鐫刻汲汲爲之而爲詩尤勤意將託一藝以傳者而天
驟奪之年如亡兒沈潛多藝能自炫暴無夭折之徵今
且死矣詩與文之傳不傳何足深計而且爲搜輯而刊
行之亦亡兒志也時同治庚午仲秋

書城南書院經費冊端

城南書院自道光初移建妙高峯下以次建立文廟文
昌閣南軒張子祠規制大備其後陳堯農先生掌院事

又建二賢祠祀陳子良屈子平及前後五忠祠惟文廟
在書院左餘祠並建之妙高峯凡爲經費二日歲修經
費董事司之曰祭祀經費齋長司之更亂以來各祠傾
壞不治書院齋堂亦多毀漏而園土之隸於祭祀費者
或至失業無復記錄同治九年嵩燾謬領講席言之中
丞劉公方伯王公聿新各祠講堂齋舍之剝落者葺而
理之又於南軒祠旁隙地建立王船山先生祠期以鄉
里先賢開示學者知所歸鄉於是成靜齋孝廉董院事
羅小園爲齋長竝心壹力句稽簿錄規復園土之被侵
者彙土田之數課其租入靡敢抗延而書院舊基在天

心閣下多私造爲民居估其價折而贖之書院規模犁然一新歲增經制錢數百貫嵩燾乃屬小園總記歲修祭祀二者之費籍而存之凡田若干屋廬若干園土若干通計出入贏縮第其篇目都爲一冊俾後之人有所循守冊凡三一付董事一付齋長一畱院長處互相交受以資稽察考歲時修理按籍以求經費之所出永無使有廢墜祭祀典禮儀式亦備列焉凡爲院長以文章道德相資益而已經費出入之數有司之者院長不宜問董事若李仲雲成靜齋齋長若羅小園相與考正清釐無憚勞怨三子者之用心與力勤矣嵩燾遭遇其會

開而行之與聞其末嗚乎無道德文章之益以資於人
而校量出入虞經費之有缺所謂舍本而徇末者耶夫
本與末相須也苟知其相須而爲院長者與董事以下
各務舉其職焉書院之日積而盛其猶有望與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復鄧小芸

奉書殷拳懇摯如獲晤言兼承以室家之戚頒賜挽聯追亡悼存悱惻芬芳伏讀增感大集循誦一過深溫絲密長或數千言少或百餘聲容笑貌曲折畢肖其於忠孝節義有關世教之大者與其生平友朋骨肉之戚纏縣愷惻言之娓娓尤使讀者唏噓哽咽不能自己吾楚治古文之學者自頃數十年皆奉君家法爲依歸宜君得之深如此而其性情之款篤意旨之綢繆則又君之

得天獨厚加於人人者也賜製譜序精純博厚次謨公一節之小異前書蒙論及之且述以爲家教又著其義於序甚哉君之樂善之誠也而吾家子姓靡焉日趨於虛浮無有能念先世之彝訓以相董率者以是重自愧赧而君家世之繁昌讀書能有成立者相望以起豈惟孝友淳懿之風蘊之已厚其所以爲敎嚴肅而婉至爲可深長思也舜卿夜談追錄一卷礪東先生論詩之微旨略具於是舜卿以見示因攜其副本以歸未嘗以序文相屬也五年以來書籍散亂不復可尋其家草本當尚存如以付梓而使鄙人以一序發明之雖駑劣嫋廢

言之無文固所不敢辭耳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世而少諳練當畱幕府不當任爲將帥兄意不然兵者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爲則遂爲之幕府治文書逶迤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募勇私竊慶幸既可以觀足下之發攢亦念時事艱危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以起也來書所論辦事非難得人爲難及化畛域爲最要之說精確明澈洞中窽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

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
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
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
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
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
行數千里之地略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
恃以轉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
自謂爲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
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
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

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籍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旣已爲之則斡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沈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固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爲也李次青再起視師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

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爲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間關入蜀無事可辦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尙較江皖爲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復吳又桓刺史

前歲自山東旋都始知福星臨涖吾湘爲快慰者久之比歸數聞意城稱述盛業謂楚以南治行卓卓未有及者自古詩人爲政風流從容設施立聲名者有矣盤根

錯節通明彊固若老兄詩人之政尤古今人所難也伏處深山不敢僭通書問乃荷賜書注問勤勤意隆語擊伏讀增感又知受代有期而殷殷然以一日在事不敢弛勞爲念賢哉文與意之交美也欽服欽服僕疾病蹉跎凡百荒廢生平非盡無志者一再試之而知天下事之難與吾道之不易求合徒坐視其敗壞無益於人世而增此心之隱痛則何如引身以退使天下之是非得失不復畱於吾心吾之所養不較多哉所以自守迂拙固如是也來書獎藉所不敢承要之君子之進退審時量己求當於義古今人所處當亦不甚相遠耳

復嵇月生

奉書並諗堂上窀穸之事諸已就理寄示土色溫潤堅
細上上吉徵此由足下仁孝之感亦太夫人之至德厚
福以庇蔭後人於無窮也兼承弄璋之喜爲鼎門大慶
尤足告慰太夫人在天之靈無任忻忭友朋枉書多相
勉以進取獨足下之言以退爲義而諭以固守甚哉君
子之愛人以德也人相飾以文之謂賁夫子筮易得賁
而愀然曰賁非正色也故夫以仕進得失相勗勉者賁
如濡如之美觀也初九以陽居下其占爲舍車而徒夫
子繫之曰義弗乘也不受賁者也足下知此義矣抑僕

之所處非敢以退爲義也其觀之三爻乎曰觀我生進
退退不失時進不失志未敢庶幾君子之道而心竊嚮
往之時事益艱今之時非古之時也吾輩正不知所以
自處所可自審者此而已

復張竹汀

奉書具論刑部事宜所陳三弊精確明暢深中機要善
哉足下之言能及此者罕矣僕常以謂天下之大患在
士大夫之無識自漢崔實荀悅襲申韓之論以嚴爲尙
論治者多主其說肅尙書因之以求起積弊於衰靡之
世於是一變爲操切之政而其是非得失與古今所以

救弊扶衰之宜士大夫莫能辨也任司寇者承風揚波
效指撝奔走求如漢時持廷尉之平者無有人焉相習
久而亦遂視爲固然去歲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
壬秋因咎我曰朝廷望君爲鷹鶻而君海上不効一
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爲筠仙也壬秋何足以知
之凡仁與勇生於識故三達德以知爲先足下之言庶
幾近之芝生尙書尙爲近情理有何疑懼卽阻於上臺
力爭之可也雖然足下之言及此則吾恐功名富貴之
塗難乎其言通利也可歎可歎上陳尙書一械略論此
事試取觀之必於足下之意有合也

上陳尙書

奉賜書恭悉　回鑾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
以啟沃　聖心者至矣某竊闕　朝廷之意諗知內憂
外訌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
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消釋　聖心之疑乃使人

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
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量於一心非持一端之議論
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尙書之才美矣
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
推求　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

非寬之失，顥預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凌藉，搢紳明世之稗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顥預一也。顥預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顥預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亦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實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

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實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此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閣下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再與笏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爲疑壬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

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往在京師嘗以王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王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王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物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王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

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柰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眾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謁謁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復方子聽

奉書美哉文也其識趣之高遠當於古人求之非復今人所有卽僕亦不料足下所詣精進如是也西夷本末粵人多能知之以久習而知其情偽耳僕則衡之以理

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與粵人
異也來書論西夷之禍原本好利至精至當豈惟萬曆
之稗政鉤求珍異以有澳門之畱哉非李督之汙縱亦
未敢輕視中國非琦耆二相之貪私夷禍猶少戢也利
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良可悼歎然是說也根本之
論而非救時之策也譬之病痞者曰食積然也由是而
禁其食而病益烈至於交關互市徧於中土其爲病也
大矣不必其亡人國也逼處相陵以嗜人之哉庸有瘳
乎夷人初至天津中國之體外夷之情事機之成敗得
失理勢之強弱所關甚大君子之所從容審量精思祕

運以綏定天下於無形者至前歲而斡旋之略已無所
施託之語言以求挽回一二大者不效則相與畫定章
程以要之久遠此僕之所見及也京師論者咎僕以議
和笑應之曰宋金和也有遣使朝聘之煩有歲幣之擾
諸君亦知戰爲何事和爲何名乎世人所見大都如此
可笑也足下所見偉矣其論漢唐之事則多未允自古
夷狄盛彊未有不爲中國患者因時審勢以應之可矣
班孟堅匈奴傳贊論此甚詳後世無能易此者也武帝
用王恢計伏兵馬邑以要匈奴而謀泄匈奴侵暴益甚
此爲失矣而因是以城朔方取河南地爲障塞歲出兵

擊匈奴使之遠遜則亦若天之啟之至宣帝時而呼韓
邪以降終漢之世無邊患以文帝之每飯不忘匈奴使
處武帝之後規模必更遠則使光武當武帝之時起隴
西上郡雲中至右北平侵掠無已亦豈能閉關絕約從
容養息以安保無事哉北單于求和親滅宮馬武上書
請誅光武卻之是也而猶博考廷臣議酬答之宜以光
武之明聖處就款之虜詳慎如此此則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唐氏初起臣事突厥史多諱言之便橋之盟羣臣
皆欲進戰太宗以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彼或懼而修
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昭以玉帛凶頑

驕恣必自此始破之必矣其後四年遂滅突厥帝王之
神略操縱在心此爲難及太宗之失乃在北滅薛延陀
西定高昌吐谷渾東征高句麗專務窮兵威遠耳然貞
觀之世吐蕃服順終爲唐患得失亦可見矣因足下論
述四君優劣聊一言之嘗論中國之控御夷狄太上以
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後世無能行之其次以略漢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漢武帝於匈奴唐太宗於突厥諸國是也其次以恩漢之於西域唐之於回紇吐蕃北宋之於契丹是也而
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光武之爲君三代後
無能及者其撫單于卻西域都護之請則亦時會之適
然耳舉光武以爲後世法可也而遂以爲籌邊之全策

則猶經生之論而非通達古今時勢之言也秦皇之北築長城功莫偉焉彼所以亂天下者多矣豈蒙恬之爲罪哉賈山莊忌小儒之言君子不取也所著綏邊徵實以砭南宋以來士大夫習爲虛詞而數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亂之實蹟遂無知者物窮則變變則通朝廷無人則草野著書者之事事有成敗理有得失不相掩也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誰哉亭林大儒豈能方比要以一事之特見卽爲大儒之言不必盡從處極弱之勢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瞢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勝僕再三陳辨則懷憾而力傾之僧邸所爲延夷禍於

無窮豈徒曰羈縻之而得邀擊之而遂失哉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司馬德操之言曰儒生俗吏不諳時務俗吏無論也讀書而不爲儒生之見所囿則識遠矣願足下勉之以勞生回輿之便取來書所言一復諭之恃相知深不我笑耳

上沈尚書

去臘賜書六月始由詠之宮保遞到纏綿悱惻讀之感喟兼蒙賜寄五言長篇沈鬱而有超邁之氣起法在李翰林猶爲高唱不多得也中間敘次感慨波瀾壯闊與書中所言相表裏閣下所見之精卓人無及者往在京

師值夷務之初起辨論至二三年惟閣下言之獨允也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略可覩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羣生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傷心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幾世俗之

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
道心銅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因閣下
之言聊敢一發其略耳某於濂生詠之兩公舊交至誼
值所處艱難險阻義當一往視而窺宮保之意必欲以
仕進相強遂忍不一往比宮保之病方劇時事益艱深
爲天下憂之南楚偏隅乃爲今日四戰之衝人才銷於
外財力耗於內比年旱潦交至殆哉岌岌而在東南猶
爲四境安全江廣搢紳之家避兵者紛集閣下必遣子
姪輩謀一家居附省百里倚山處儘可爲謀其果爲安
土則所不敢知也澄懷諸公牢落可念王丞相新亭之

言正須爲諸公進一解耳

復何鏡海

承示近日讀易以窮天人之變讀論語以求性道之歸論學論治備於是矣因易而及老氏又旁及諸道家言誦其精妙不異儒宗又引老氏與論語並稱此足下賢智之過也老氏之清靜不爲物先能使人徼功喜事樂殺之念冥然不留於心然其爲術在於測天人之機與物相軌而陰以求勝善用之則爲子房之超然物表不善用之則爲何晏王衍之清談辟睨一切以機智相競去夏曾錄取老氏粹語得數十條多可爲治心應事之

助其於聖學未嘗無合者其本原固不同也黃庭經參
同契曾讀之而不得其解友人陳季牧最好參同契謂
實約周易之旨以成書間舉以問季牧曰房中八家之
密旨也予曰若然則神仙家流也與老氏清靜之旨異
矣而坿之周易吾弗知也自王弼以老氏之旨注易後
遂有程大昌周易通言此正吾儒之所宜辨者不觀其
大旨而但取語言之近似者以爲得易之辭以爲合於
孔氏以約之義吾未見周易孔氏之學可以合於老氏
者也

致毛寄雲中丞

洋稅一節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一語餘非所能與議出奏之說思之未見其宜一切章程似須由江督酌定鄂中自不敢參差承示總理洋務所覆揆帥一咨含混支離於地勢商情事理都無通曉彼實無主見聽外間之自爲處理而已如咨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二語至於三四見又云不與和約條例相背語言閃爍莫能得其要領與揆帥原咨如盲者相遇於塗指東畫西互相牴牾而俱無所見也和約條例但載明正稅子稅二條稅之彼稅之此則惟中國於通商之處設關徵之洋人不代爲謀也此當由江楚兩督行之有何條例

之背與不背乎所不背者正稅子稅以外不復再徵而已至於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祇可行之內地商民施之洋人於理不順於勢亦不能此惟須與洋人畫分清晰以防其包庇咨中屢據爲言洋人之狎侮中國亦宜矣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鄙意此事終當由滌公主之前與揆帥辨論一節似當委曲以告滌公及與洋人交接之始一畫定之

復毛中丞

承諭悉上海近耗思之茫然時事潰決至此豈復能有

斡旋補救之術耶薛君一身不足塞責卽如通商條款所載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之始添設子口稅一條進口子稅歸海口完納出口子稅歸第一口完納據今總理衙門咨稱則第一口發給運照而已最後子口乃得徵稅所謂最後子口據長江而言則上海也盡長江之利網而歸之上海此其出於薛君之謀不問可知所定報單運照款式委曲煩重皆緣以爲利歸併上海不能不多設防維以使之有所趨重不知利源統歸上海而以報單運照責之各半於勢旣有不順於情亦所不甘從前九江蕪湖例設鈔關尙可以虛文相爲粉飾今

之卡局官紳會辦較爲認真虛文所不屑也必求其實
則夷人之橫肆內地商民之互相偷漏能勝詰乎薛君
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知其害嵩燾擬疏稍發其覆其意
則尤以皖鄂兩省軍餉之艱難徵收洋稅利源稍厚兩
省大吏義當引嫌老前輩以公義言之事行則皖鄂無
窮之利也不行亦不失己兩省與吾楚相爲唇齒利害
共之亦未嘗非自謀之道至今昔事體微有不同立言
亦當稍異前疏無存稿不甚能記憶別以一片發明之
呈求酌畫大端不能越前疏所言其宜斟酌脩飾之處
敬候偉識裁定之嵩燾亦得私承教益爲尤幸也

與周壽山

去臘榮行時奉上兩槭計蒙賜鑒亦得賜畱一槭讀之尤拳拳也桂午回益後音問契闊無從探公近狀惟就希帥節麾所歷以臆度公之賢勞而已廬園方急穎壽之防尤關大局公志在總統諸軍爲一面之寄而聞抵鄂之初卽移居節署然則仍受幕府之任耳日來部署機宜緩急輕重以何爲先深山伏處訖無見聞念想實深希帥去鄂鄙心固有歉焉謂舍鄂而固無以爲圖皖之資也詠之宮保經營締造之艱難尤爲可念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從大處落墨百餘年所未

有也獨慮其操之太追求之太驟左右大臣又未能有學識知大體沈毅堅忍足以相濟補所不逮恐有不效而無以持其後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憂往者滌生節相次師九江喟然於忠烈之逝謂忠烈在則全皖之勢振而事機可乘念此而悲痛益深今日人心思治之迫任賢之專而詠之宮保不留及此時一發攢其志事此又天下所同悲者也時事艱危凡百爲憂事機之衰旺不足論也所憂多在根本寄帥誠篤開朗君子人也方伯以精細廉明佐之去冬至省常引以爲慶幸今春再至則人心多至乖異推求其故由江味根王若農兩參贊

於忌者之一言而陰行之遠則高叟爲之憤怒近則諸公多不謂可吾謂此兩君者本非純德而一以勇聞方恃以禦外侮一能者管理軍裝勤儉有濟實用人所稱誦罪狀未明而持之過急遂足以失人心嘗論天下事祇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違與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爲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叔向之語齊嬰雖吾宮室今亦季世耳得不危且懼乎與公久別昨冬數日謙談見公志趣之雄邁持守之嚴毅明足以斷事

而剛足以折物私竊服膺謂公數年精進又若是區區
猶有慮者氣太銳力太果而於幾有未暇審焉周易憂
患之書也而動必以幾公所從事皆賢者無有憂患而
致然與然而亂日棘兵興日繁則亦君子憂患之時矣
願公更深思鄙言僕閉關兩載有終焉之志以中丞編
纂忠義錄屬與其議以是時一至省垣稍涉酬應非其
好也忠義採訪尙無端倪欲先彙集各營奏疏以爲底
本曾託果臣信知閩丹初廉使借鈔宮保疏稿至今無
信懇公催取寄鈔期以一月歲事卽奉還去冬見交宮
保尺牘五本以眼疾未能卒業其刪削盈帙起宮保九

原定當心肯世人或有輕議當存此以待後世之審定
又省城建立宮保專祠屢與南老商酌意欲鄙人謀之
節相希帥籌備建祠之費鄙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
資助不欲重煩之宮保所部各軍類皆楚人每營派費
若干尙易集事湖北專祠官紳當併力興建湖南則取
之宮保舊部能少有所寄即可據以興工乞公速以此
說問之丹初廉使能早定局爲佳此尤公義所不得辭
者前商士居之說由公見好深厚鄙人亦有樂於其山
水之環互姑一謀之公出則亦無贊是議者此時移居
之力亦乏俟之異日可也宮保家事非難處者公求之

過深失之反遠別後兩書微言及之頃果臣言斯千里
當家者迭用舊人而益損其工價蒙竊惑焉宮保親族
懷利心而不相親附然無能侵奪爲惡得一當家者卽
處之裕如相彼舊人能勝此乎當家者非其人而益疏
遠親族日與其骨肉至戚樹怨以相難慮非所以計長
久也宮保親屬數人不當憂貧而蹙蹙無餘思見小利
而忘遠慮舍本務而多爲外防公以一人才力之所及
毅然行之不疑此僕所以疑公於審幾之義多未講也
辱公於斯千里家事強畱與議微窺見其節要聞果臣
之言有歉於心故終一言之作梅有母喪未知其行蹤

所至反覆爲之計亦窮於思慮冒險歸視似未爲宜宮
保惠款此時有所需用乞留意應付之

與吳南屏

省垣相見所懷多未盡而語言文字之間干冒已多尤
乖親賢服善樂求敎益之鄙心至今念之悚然別後惟
道體清嘉爲祝忠義錄成書體例言者互異鄙見所及
約有二端一則表章湖南人物爲後代史氏之徵也募
兵討賊肇始孫堅南宋有兩河義旅而李顯忠之流起
爲將帥功績所被無足甄者中葉多故以一省之人才
物力經營數千里枝拄天下實今日剏舉求之史冊蓋

所未聞著錄是編存其梗概用備國史採擇亦使湖南忠義之風流被天下傳示無窮此其所見一也一則著書必求徵實湖南事蹟近而易徵博考約取證以所知以求徵實而不敢旁及也古今人事各有是非至於軍旅專論功過是非亦在所略而施之奏牘者其辭異焉得之傳聞者其辭又異焉鄙人見聞所及方成之譏徐觀察傳以田鎮之失蔽罪唐方伯王子壽譏唐方伯傳以方伯死事蔽罪豫章沈廣策譏江忠烈傳以廬州之陷蔽罪吳文節此皆名能古文有行後之資所傳故交所敘近事而其辭失實如此向軍門貽誤楚粵事機而

楚粵之人歌頌至今曾節相水師功在東南數省前古所未有而知者寥寥至於論人才則顛倒於愛憎語戰功則參差於始末編輯是錄有懼心焉而鄉里之考校其事猶詳奏報之稽查其文猶具欲別纂湖南名宦功忠錄一書已慮按羅之無術是用不敢旁及他省廣述戰功所守硜硜志卑道隘以爲無當考證則無取乎鋪陳此其所見二也去歲與公辨論此事而鄙志所存尙未及宣述別後私自循省甚愧以行潦之量阻江河之流注敢敬及之設局之初專主採訪爲時既久益知其難頃始謀彙集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查敬乞台

從貴臨商定採訪簡明之法俾同事得所依循不勝感
禱意城前述尊旨謂不樂居省垣果爾則岳州一府採
訪編纂專屬之公一切歸併府城釐局所隸四屬均求
函商辦理無庸移知省局或來省主持調度或專任岳
州一府惟公擇而從焉鄙心猶望時時一親敎益以開
茅塞瞻仰如何

復李眉生

奉賜書詳哉其言之讀之感慰往得尊札多不過十二
行今乃至五十餘行其少也簡括其多也恢闊施之鄙
人不簡傲如此足見近者之習勤而樂繁劇也喜慰何

可言軍事近益佳所聞皆喜耗也節相當言此時事局一二城之克復不足爲喜一二戰之獲勝不足爲功今所喜者非徒謂戰勝之威喜軍勢漸強賊勢日漸消靡此蓋世運轉移之機天心仁愛之寄賢聖豪傑躬際其時承天之佑以起而有功在軍者皆當寅畏小心以持之老弟以謂何如申甫精覈之才堅忍之力兄所心服誠如尊示前書以夷務相儕必遭其憤怒再過一二年而又必心折吾言之誠如是也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蓋以夷務爲憂此無足憂也少荃才學識力自足了之兄之不願海道非謂海道之煩難也如弟所陳固

不足爲畏今時天下之煩有如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
名自見就之可也如兄所處雖非海道豈可就哉生平
之志不在申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
多於申韓而亦不可得故不願也竹梧前相見長沙欲
俟院試後始行將謀束脩之脯以豐居者之積倉以備
行者之裹糧兄無以奪之頃意城來言竹梧近有書寄
我渠歸時遺之惟聞其將赴營而已何時啟程是否一
道長沙未見其書不能悉也三數日內當赴省探之作
梅聞丁母憂壽珊赴左營頃尚在皖耶心泉守安慶憇
老在軍宜可常見桐雲信言當告歸節相能畱之否安

慶一城德星聚是健羨何如經甫昨信言當由淮安北行便道安慶未知已定計否聞淮安方有兵警往亦當暫留耳餘詳節相函者不贅及

再所示粵釐當派本地大紳此事實不然彼商民之出資豈以私其鄉人哉如羅椒老儒者坐論有餘其識見亦不能遠出丁伊老之上此皆可爲地方矜式於此事亦無所用之伍紫聯福山第一商戶斷不可不引用非徒以爲粵中大紳而已粵中釐務十餘年官紳商民相與罔利去冬忽令巨商先納資若干包徵散商聽從開報諸散商亦無有心願者然而官商相與力持非有力

量者莫能奪之又廣東鹽釐是大宗巨商孔廣榮等於
制府爲門人遂力庇之故鹽利動歸商人而鹽釐迄今
未一舉行 欽派大臣辦理不獨爲東餉卽爲國家經
費計亦未有以易此也此時正一好機會民氣雖強而
所收者商賈之利與窮民無與不軌之頑民一誅便了
不足深慮惟以事勢揆之決非晏公之所能勝任耳節
相奏派各員惟取與晏公水乳此雖順人情處平常之
事猶慮非宜以晏公原無甚遠識以水濟水古人所戒
況欲以一二入識力厭伏官商之囂囂者乎舉事必須
量才黃南老足以當此矣爲節相論此甚詳並坿呈一

稿老弟試熟思之必有以愚言爲然者恐節相不欲反復陳請仍求較量得失之計以此說上陳之

復嚴仙舫丈

闢達崇教十有三年甲寅之秋道江口聞杖履經此路北行相距僅兩日丁巳入都去懸車之期亦止逾日德容咫尺乃爾乖違積年思仰亦未嘗以一書稍自陳述嫋廢可知頃奉賜函迺蒙長者拳拳之意在遠不遺致以黃門之私戚上塵盛注綱繆慰問奉書循誦爲愧爲惶伏念長者聲名在天下功德及民生投老抽簪身榮道泰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較其出處以爲難能若嵩燭

者名不足舉一事官不足任一職節行名業兩無所託
反蒙盛德褒嘉達觀昭曠之外加之善誘嵩燾何足以
當之居京師三年默察當時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蹟
自維謙薄未易庶幾凡事之希乎古者未有不戾乎今
者也古人成一名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
而志愈堅道誦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
安凡此者皆非嵩燾所能及也知其不足而求以遂其
志苟且自適豈敢希蹤聖達哉天下之才有矣而學難
學矣而識難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冀稍讀
書觀理期有所得與一二知者辨論其所以然此則嵩

燾心願之所存也因長者垂愛之深而略及之秋農不赴浙江之召非徒庭闈之養道固然也天下之亂百出不窮而人之才必各有以自效吾楚豪傑激揚跌宕老成具在自足任之君子之仕待其自致秋農識遠而年方長其才自足樹立不以此時汲汲也

復潘伯寅

頃唐義渠方伯遞到賜書蓋由江蓉舫中翰帶至武昌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纏綿綢繆循善誘感愧何已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賢達所見屏棄迺蒙盛誼勤勤若閔其愚而獎進其所不

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
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
節者世亦不甚貴之嵩燾仕效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
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
用撫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擢之折之困之
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訕而心愈隱
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
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
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旣當事則事有所
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爲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

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邱山退而野處無損
於培塿何爲俯仰逶迤叢詢納尤以不得自適哉先
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
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
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令與武夫
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起而應人
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訾也來書較論所從
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闔
避陳蕃之辟楊龜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爲忤爲仁
由己而由人哉僧邸負時譽爲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

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砭也其終也不以不得於僧邸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一疏其引也嵩燉謀往一視其疾聞此中止蓋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末也我固不得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已以從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旣已通籍爲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奚所不足而欲以鄙人坿益

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爲才者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爲仕爲隱惟天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逋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爲程因賜書之意諱諱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起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